

沙尘暴来的时候，天昏地暗，宿舍的窗户哗哗作响，不久便昏黄一片。宿舍楼里的女孩尖叫，门砰砰乱响。我缩在宿舍里，微微发抖。

我想起了那条街，那条有个快餐店放着Cartoon heroes的街，有着拥挤人群的街——他们都是淤泥里的青蛙。想起了那条街，便想起了方块，那个有着尖锐棱角的朋友。时时在我面前展露他的棱角，不满于我把人比喻成青蛙，不肯陪我到音像店找Cartoon heroes。

走到街尾的时候，我对方块说，哥们儿，我要到北方读书去了。他说小朋友我要去南方钓鱼去了。我说，哥们儿，钓鱼的时候不要被鱼拉进了学校的湖，他说小朋友遇见沙尘暴逃跑时不要扔了手中的书。后来我们都以很酷的姿势分别消失在了街的两头。再后来，我的面前就出现了黄土高坡，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波碧湖。

人间奇迹似的沙尘暴，席卷了整个天空，卷完了我对湖的憧憬，我再也不会在学校的任何一角落搜寻湖的踪影，几百年前的水干竭成的黄土，只有在飞舞的时候才会想起曾经或许有个湖，才会想起那条街上的Cartoon heroes，想起满街爬的淤泥里的青蛙。我开始习惯在黄沙漫天的日子打开一本灰满扉页的厚书，努力地寻找女主人公的名字，沙尘暴走的时候，我会使劲地往后翻看还有多少页，因为小说完了，一切也就完了。

或许此时，电话会响起，是方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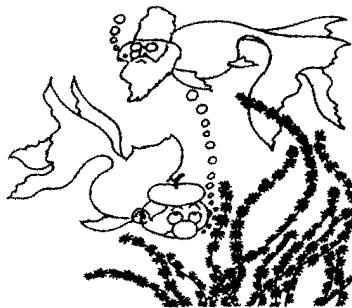
时，死亡率高，但此车销量还是看涨。一位评论家在《纽约时报》上道破天机：这种车体积大，抗撞击力强，到高速公路上碰到酒后开车的人，开这种车就觉得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；而自己只要不酒后开车，小心驾驶，车就不会翻。

吸烟又是一例。吸烟杀人，这比SARS厉害多了。美国人如今禁止在公共场合抽烟，室内抽烟几乎绝迹，除非是在自己的屋子里。理由很简单，受“二手烟”的薰蒸，是个人不

有些事

南方和北方不同

* (山西)韦倩



的声音，他会在电话中为我描绘街的美丽一样描绘樱花开得真美，会对我说学校门口的牛肉面很好吃一样说方便面真好吃，而我会愤世地对他大吼：哥们儿，这儿正受黄沙袭击！而真发生的时候，风卷着黄沙真的拍打窗户的时候，我邪恶似地微笑着对着电话说：哥们儿，真遗憾啊，居然没有沙尘暴，空气像花香一样甜，害得我天天都有机会训练羽毛球，太没意思了！电话那边说，真好啊，太没意思了！于是沉默，沉默一会儿，电话便断了。于是我感到他的棱角真让人隐隐作痛。

我把自己埋在图书馆，埋在主

能控制的事情，这样的危险必须消除。但自己想抽，只要跑到房子外面去，就是自己的事情了。反正人家烟草公司对你信息公开，烟的盒子上写明“吸烟有害健康”。你的命运交给你自己。所以你看那些吸烟的人，一个个都从容不迫，大义凛然。

人是一种要主宰自己命运的动物。他怕的不仅仅是危险，更是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。一旦他觉得失去了这种控制，就会恐慌。

中国目前正在以开放的姿态走

进教室，埋在了3块钱一个小时的岗位上，累了就回宿舍睡觉。日子一天天忽略了黄沙，黄沙一天天消磨了日子。我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早晨，还礼仪地打电话找方块，可惜他的室友让我知道了他不在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他，他兴奋的嗓音从电话中迸出：小朋友，真爽啊！昨天钓了整天鱼，真差点被鱼拉进湖里，钓了好多鱼啊！我顿了一下，说真好啊，没掉下去真太没意思了！那边说太没意思了！于是又沉默，于是我轻轻挂上了电话。

我又想起了那条街，那首Cartoon heroes，还有那个满是棱角的方块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淤泥里的青蛙，我们看不清别人的世界里有什么，只凭着呱呱的几声叫声传递构想的美丽画面。真好啊！听到另一只青蛙叫时我们会这样想，而我们都不愿从淤泥中走出来，打破美的存在，因为此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每只青蛙都掉进了不同的洞里，努力地往上跳，却谁也帮不了谁。

有一天青蛙会自己跳出来的，方块一直不满意于我把人比作淤泥里的青蛙。

只是我清楚地听到那天他不在宿舍时，他室友说他值班去了，3块钱一个小时，晚上才回来。

只是我不敢相信，他怎样做到了在整天值班的时候钓了整天的鱼，而我又怎样在沙尘暴中打了一天的羽毛球。

我真的很喜欢Cartoon heroes。



向世界。在开放的社会中，个人对事关自己命运的大事必须有知情权和发言权。政府和媒体，也必须履行责任，把必要的信息及时向社会通告。只有这样，人们对政府和媒体才会有信心，才会觉得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于是从中获得一种力量感，变得坚强起来，面临种种危险，人们可能害怕，却不会恐慌。而这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。

(徐秀莲摘自《南方周末》)

所谓做人的技巧有时就是说话的技巧。